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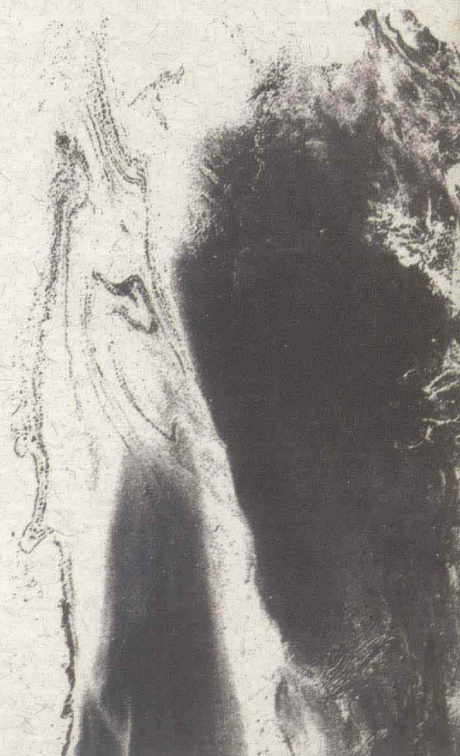
渎神的节日

这个人在放逐中寻找归途的思想历程

张志扬 ■ 著

Dushen
de
Jieri

上海三联书店



渎神的节日

这个人在放逐中寻找归途的思想历程

张志扬 ■ 著

Dushen
de
Jieri

上海三联书店

读神的节日——这个人在放逐中寻找归途的思想历程

著 者/张志扬

责任编辑/倪为国

装帧设计/鲁继德

责任制作/钱震华

责任校对/张大伟

出 版/上海三联书店

(200233) 中国上海市钦州南路 81 号

发 行/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上海三联书店

印 刷/江苏常熟人民印刷厂

版 次/1997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2000 年 5 月第 2 次印刷

开 本/850×1168 1/32

字 数/236 千字

印 张/10

印 数/5501—8600

ISBN 7 - 5426 - 0950 - 5

B·80 定 价 15.80 元

目 录

第一章 墙 (1)

小说。监狱，单身囚室。墙——冷漠的证词：你是罪犯，像狗。我——持久而徒劳的抗辩：“母亲的死”与“维罗纳晚祷的钟声”。无法解脱的陷阱。有人疯了——我得救，一个自设的生存空间。

第二章 圈 (25)

读书笔记。喂猪。“巴黎手稿”。卢森贝院士的迷妄。狂飚般地攻击：私有制的起源与疏远化的劳动。是人样的猪，还是猪样的人？前提的界限：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吗？

第三章 俑 (49)

独白。“历史的必然规律告诉我们……”、“只要透过现象看本质，我们就……”、“我们要为明天而斗争……”这三个句式中的“社会、国家与世界”。兵马俑上的蒙太奇。“恶梦”。希望：我希望于类，我希望于物，我希望于上帝。失望、绝望、无望。骗局的自欺结构。

第四章 X 门 (75)

论辩。99：1。与权威争谁家之理？关于无限的芝诺佯谬：巴门尼德、苏格拉底、笛卡儿、康德、胡塞尔……没有出路。前提的不完备性。《去年在马里昂巴德》中的一座雕像。X 门。

第五章 垂帘…………… (105)

交往。我与海。学术报告人与高跟鞋的橐橐声。访问：一个女学者家中的垂帘。

第六章 死谷…………… (123)

评论。易卜生的《罗斯莫庄》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生存的两难处境：传统与变革、家庭与爱情、手段与目的。

第七章 引…………… (157)

交谈。“救救孩子”：鲁迅与陀思妥耶夫斯基。从“人吃人”到“物吃人”的物化过程。重解“劳动二重性”：欲望与技术的时间王国。人类不超出技术理性的狭隘眼界，人类就只能在历史中唯物了。“爱是不能忘记的”：从爱的神话阶段到世俗阶段，从爱的浪漫阶段到实验阶段。神秘的走向：虚无或上帝。两个判断：“这个女人在受苦”；“这个女人不该受苦”。被动的主动性：诱惑。主动的被动性：引渡。

第八章 上帝与虚无…………… (187)

追问。新约·约翰福音第八章：耶稣与行淫的女人。原罪，禁止与引诱。惩罚与考验。道德罪与宗教罪：宽恕与和解。忏悔I：罪恶就是知识。忏悔II：书，上帝虚荣的使者。忏悔X：知善恶的理性与原欲中的死本能。“它”——最内在的亦最超越的。

第九章 人思…………… (219)

反省。启蒙与主体性。道德主体性、原欲主体性、意识主体性。劳动主体性中的技术镜像。劳动与解释的消解。“此在”的界限与解释学的中断。进入“存在”了吗？附录：语义生成——海德格尔与维特根斯坦。

附录 启蒙思想中死去的与活着的	(263)
跋	(293)
再跋	(299)
蒙哀的记忆(第二版跋)	(303)

第一章

墙

六面墙，不管多么坚固、严实，我怎么看它，老有一种虚幻的感觉。三年过去了，这种不真的感觉还随时在我向墙偶然投去的一瞥中生硬地反弹回来：这是监狱吗？谁能向我证明它是真的？它可能是真的，也可能不是真的；它可能惩罚罪恶，但也可能它本身就是罪恶……啊，罪恶，当它只作为判断的对象时，多么明确，就像参观一个展览，人们戴着洁白的手套，挥着教鞭：“这是什么，这是什么。”可是，一旦它成为体验本身，例如在这墙和我之间，如何决断得了？我是“罪犯”？我撕下了“犯人守则”。干部问我：“你要干什么？”我说：“以前也写过‘犯’字，没注意，现在才发觉它是一个‘犬’旁，看不顺眼。”干部冲着我吼起来：“犯人就不是人，是狗。”

犯人是狗。这是我蹲单身囚室的第一堂课：“犯人是狗”。两年来，每当我突然清醒地看着这六面墙时，听见的都是它的冷漠的证词：

“犯人是狗。”

但我还不是一个“犬儒主义”者。

把一个人还原为动物太容易了，只须把时间重复到没有时间就行。《东方红》唱了，起床。送水送饭，收碗。送水送饭，收碗。送水送饭，收碗，倒马桶。《国际歌》响了，睡觉，不熄灯。时间的

悬置是真正的还原：吃饭，拉屎，睡觉。

睡觉？啊不，德文词叫 Schlaf, der Schlaf, 动词是 schlafen, 睡眠，入睡，意思很明白。不像中文字“睡觉”，意思含混。阿 Q 对吴妈说“睡觉”，吴妈吓得要死。德国的阿 Q 说 schlafen, 德国的吴妈坐着不会动的，照样纳鞋底。

时间的悬置把生命还原为一个抽象的存在，它之所以抽象，不仅在于它是单个人，单个的蛋白体，还在于它仅仅是单个的思维，即唯有思维才能显示着的存在，从胡塞尔退到笛卡儿“我思故我在”。

难道这是监狱的目的吗？

一天傍晚，饭刚吃过，马桶也倒了。这个抽象的生存空间仍然恪守着能量守恒定律。“我在故我思”，“我思故我在”，哲学史上巨大的差别，在我这儿是同一的。我坐在床沿，背靠着我的连桌椅。我没说错，连桌椅放在床上。这张床几乎占了十二平方米的二分之一，在高的维度上，大约占四米的十二分之一。我的铺盖放在窗口的右下边，而书桌——对，就是书桌，为了保持它的纯洁性与神圣性，吃饭，我坐在床沿——放在窗的左下边。

我静静地坐着，直着背，稍稍有点摇晃。是想什么了？或许在默记德文副词。我只能默记字形，不会发声，也没有声音。三年来，除掉最初的半年无数的提审，我几乎没说一句话，成了习惯性，后来我简直在有意维护这不说话的权利。

“干什么？”武装看守在风门外问。二个月一换的这些新来的河南兵总显得格外的警惕。

“我问你干什么？”风门“啪”地一下掀开了。所谓风门，是门上开的一个小风口，宽约 15 厘米，长约 25 厘米，既可以观察、窥视，又可以送水送饭送报纸。夏天一般都要关严，窥探时轻轻拉开一条缝，再轻轻关上，免得蚊子进去。不耐烦或生了气，或好表

现的士兵，总是袭击式地拉开、关上，使整个过道和号子里，响起震耳的撞击声。然而，任何声音，轻的、重的，脚步声、钥匙声、交接班时刺刀上下的声音，都习惯得听而不闻了。很奇怪，这里的耳朵最灵敏，也最迟钝。大概我看了他一眼，不，确切地说，是一种担心蚊子进来的生理反应。号子里没有蚊帐，风门又没有安纱罩。号子里的蚊子每天必须趁黄昏时在窗口那儿尽可能地消灭干净。这些靠我的血生存的蚊蚋怎么俟黄昏时分非得密集到窗口来呢？弃暗投明？怕热放风？不是，它们是来游戏、群婚，重温“类”的旧梦。老天爷，你总是一切都安排得合理，让它们分散着吸我的血，再集中起来生殖，也趁便给了我聚而歼之的节日，公平得很。要不然，我的血的维持，是无论如何抵挡不了蚊虫的巨大繁衍的。看来这种生态平衡中毫无道德可言，犯人还是有犯人的生存权利，否则，蚊子的审判早在政治的审判之前很久就代替了上帝的最终判决了。当然，我用不着想这么多，眼下的问题是睡觉，不，睡眠，不尽可能地消灭干净，晚上就别想睡成眠。特别是在周期性的情绪来潮时，晚上容易失眠，有一个蚊子在耳边嗡一下，刚刚推上山顶的石头便立即轰隆隆地滚下去，想达成安息的努力只有再从头经历一番。这种日常的刑罚比最后的审判可怕得多。

“你的眼睛狠啊，狡猾的敌人！你过来，老子一刺刀捅了你！”

“刺刀”——“单室久寂寞，萧瑟又重阳。门照刀光冷，窗凝月色霜……”我常常把文字编得工整，并不是有做律诗的雅兴，纯粹是为了便于记忆。偶然有过的情绪，现在居然可以唤来咀嚼了。

干部听见吼叫声过来，也没问什么，关上风门，都走了。

第二天，上午，轮到我放风。近来开始放风了，三年都不曾放过。每天一小时，上午，下午，这要看干部的方便。我端着面盆到

水池边洗衣服。放风的院子大约六十平方米，我用步子量的。四株白杨，一株梧桐，两丛木槿，还有一口深水井。夏天，干部们常把西瓜吊到里面去镇凉。

突然，我发觉身后来了几个士兵，围了一个半圆。

“过来！”

我用毛巾擦了擦满是肥皂沫的手，转过身靠着水池站着，本能地两臂紧紧贴着两肋。

“站好，站直，脚并拢！”

我没动。一开始就没立正，现在也用不着立正，两脚齐肩地站着。

“叫你并拢！”左边的士兵用翻皮鞋猛踢我的左踝骨，接着右边的士兵如法炮制。

我仍然没动，但嘴唇麻木，汗粒从额角滚下。正面的士兵，可能是个班长，口令是从他口里发出的，声音洪亮，透着威严。小伙子长得挺结实，面部没有特征，只是眼泡微肿，使眼睑有下垂之势。他要紧不慢地解下武装皮带。还没让我想清是双拿，还是单拿，他爆发式地右步向前，右手将皮带朝我的右脸反弹过来。顿时，后颈和右耳像火灼样的热辣，刀刮般的撕裂，但我已分不清这是剧痛还是镇痛，因为我的两脚被踢得露出踝骨，那种钻心的尖锐之感可能被这一皮带盖过了，拉平了。幸亏干部赶来，阻止了一场灾难。在那种场合，一个罪犯的沉默会足以使骄傲的士兵们发狂的。

人，有时也真贱，要是在外面，两脚的伤口不知得几个月才好得了，可在里面，不到一个月就愈合了，只留下两块殷红的斑，像是胎记。从此，每次喷嚏，无论轻重，都会带出一串闪光的耳鸣，至今不衰。

尽管如此，这件事一点也没有激起仇恨式反感，它太表面化

了,或者说,一个太表面的对象还不成为对象,有什么可咀嚼的呢?那几个士兵仅仅作为一个“观念”活动着,而且他们把我也当作“观念”,但我并不是“观念”。如果我真的犯得着和他们对立起来,那恰恰是把自己变成观念去印证他们的观念,或不如说掩盖、强化他们本身就是虚假的观念。我总记得马克思在哪儿说过一句俏皮话:李嘉图把人变成帽子,黑格尔把帽子变成观念,现在蒲鲁东先生打算把观念变成人了。我斗胆补充一句,当把帽子变成观念时,这观念的“帽子”便获得了双重的职能:显露与隐藏,所以,再把观念的“帽子”变成人时,必须小心,别把本该显露的人给隐藏起来。这一点,当事人多半是不自知的。

而我呢?我究竟是什么人?是否也是观念变来的?怎么变到这里来让墙作证?我看着墙,它一言不发,冷漠无情。

冬天。

圣彼得堡郊外,别墅。苍茫的白桦林,风息了,雪团还不时从树梢坠落,飒飒有声。

柏格曼站着,仰起头,像是谛听,又像是沉思。

医生走来。

“亚历山大·阿西波维奇,您母亲今天大概很难过,您今晚能守在她床边吗?”

“可以,当然可以。”

夜晚,遥远的特有的圣彼得堡的钟声。

亚历山大轻轻地走进了母亲的病房。房内很暗,只有壁炉的火闪烁着晕黄的光。母亲好像睡熟了。亚历山大小心地在一旁的沙发上坐下来,上身向前微倾,注视着母亲。

画外音:“原谅我吧,妈妈。”

(化入)

餐厅。一束阳光从通向露台的侧门射了进来，照在一面巨大的法国圆镜上。镜内映出正在用餐的亚历山大和他的母亲。

母亲固执而傲慢地把燃烧着怒火的眼光送过条形的餐桌。亚历山大倔强地偏着头，注视着从正门送菜进来的婢女罗丝。她垂着眼睑，长长的睫毛上闪着泪痕，还在抽噎。

亚历山大一直注视着罗丝，直到她的背影消失在门口。

母亲愤怒极了。

“亚—历—山—大，你太放肆了！”

“你没有权利打那个女孩。”

“你疯了！我怎么对付那个下贱的女人和你毫不相干！”

“那个下贱的女人不见得就比你坏。”亚历山大忍不住吐出了这个锋利的回答。

母亲迅速抓住那把沉重的银勺向亚历山大的左手打去。

鲜血像一条蚯蚓爬了出来，滴在洁白的桌布上。

勺子落下来了，清脆的盘碟声。

母亲闭了眼睛，她身子无力地瘫软在椅子上。

亚历山大颤抖的右手触摸着殷红的血迹，突然，他猛地站起来，抓起大盐瓶向那面法国圆镜用力掷去——“砰”，镜子破碎了！

母亲惊恐地睁开眼，亚历山大一声不响地走了出去。

(化出)

亚历山大拱着手，支着下颏。壁炉里闪烁的暗红的光，勾勒着他的侧影。他的心就在眼睛里跳。

(大提琴：巴赫—古诺《圣母颂》)

“沙夏”，母亲微弱无力的声音。“我要喝水。”

亚历克连忙把杯子送到她的唇边。

“不，冰水。”

亚历克直起身来，向门口走去。

“沙夏”，母亲在后面叫。

亚历克急忙回转身轻脚轻手走到床前，俯下身。母亲极细弱的声音：

“帮忙，向里面，翻身。”

亚历克温柔地抱起母亲瘦弱的身子。他看着母亲安详的脸，那几乎觉察不到的笑意在唇边像水波震颤，模糊了，亚历克怕自己的眼泪落在母亲的脸上，忙轻轻地把她的身子向里边放下，慢慢向门口走去。在门口，他突然转身呆了一下，仿佛觉得有什么神奇而又确实的东西在此之间离开了母亲的身体，但他还是拿冰水去了。

壁炉里，一点星火在一根木柴上跳动着，挣扎着，它渐渐黯淡下去，终于，一缕青烟袅娜升起。

（大提琴，巴赫——古诺《圣母颂》嘎然而止，沉寂。）

沙夏端了一杯冰水进来，轻轻地送到母亲嘴边。

“妈妈。”

没有回答。

“冰水，妈妈。”

恐怖攫住了沙夏，杯子滑脱了，翻倒在床上，冰水流了出来。

“妈——妈！”沙夏紧紧地贴着母亲的脸，全身颤抖着。

一只巨大的手搭在他的肩头：

“孩子，别难过，你使她安息了，愿主与她同在。”医生的声音。^①

十年过去了，改编时的颤栗仍然从回忆中像闪电一样击中了我，还是那样强烈、弥漫……

但是，我突然发现，一个“我”在看着另一个“我”发抖。难道我的颤栗不是真诚的？是的，一个贱民，一个罪犯在委屈、哀怨，你不仅有对卑污者的同情，还有对高贵者的怜悯。你包容两者又沉溺于它们最细微的差别。善良的“鸽子”啊，人们怎么能把你当成“毒蛇”呢！

或许，我不止于鸽子的善良，或许，我还有蛇的狡智与痛苦。

亿万人的狂热难道真的浸透了宗教的虔诚？或者说，思想真的强大到统摄一切意志于一个目的中？多么大的神话！历史上究竟有哪一个时刻可以和今天相比，在一个尺度的背景上，纷呈着如此千差万别。同一色的衣服下面，跳动的是频率各异的心脏。别以为我们都消失在同一种语言里，正是这同一种语言恰好表达了完全不同的内涵与意愿，以便让欺骗与自欺亵渎神圣而完成世俗化的伟大使命。真是一次触目惊心的差别与多样的演习。看啦，主体精神中爆发了个体性的骚乱！

我仅仅是一个观察者，始终缺乏行动的能力，因而不能在行动的或失或得的确定性中享受自我的对象化或对象化的扬弃。所以，我常常在观察中陷入移情同反思的纠缠撕扯。不要在一旁冷眼地看着我，我敢说，除了善良与同情，我还独自承担着它的苦难。我知道你的嘲讽的分量，也因此更知道我的没有归宿的跋涉注定了我的归宿。

我的耳边又响起维罗纳晚祷的钟声。

在从威尼斯去维罗纳的“夜行的驿车”上，汉斯·安徒生对萍水相逢的姐妹履行着自己在诗神面前立下的誓言：

“我要到处颂扬美，不管我在哪里看见它。”

可是，美有多么不同，有这样一种女人，她们孤独地忍受着会焚毁她们自身的热情，因为她们向生活要的东西太多。这种女

人的命运往往是与众不同的，或者是无限幸福，或者是极其悲惨。

“那么你碰见过这样的女人吗？”

“就在眼前，我的话不仅仅是对玛丽娅说的，同时也是对您说的，夫人。”

这位夫人就是与安徒生同车去维罗纳的叶琳娜·瑰乔莉。

他说对了。玛丽娅的心已经被一个人，一个有着伟大灵魂的人所占有。

谁料到，叶琳娜·瑰乔莉的心也同样被一个人，一个有着伟大灵魂的人所占有。

这个人就是汉斯·安徒生。

“我想你这样说并不是为了消磨这漫漫的长夜吧，”瑰乔莉用颤抖的声音说，“要是这样，对这个美丽的姑娘就未免太残酷了。对我也一样。”她低声添上一句——这真是不祥的预兆。

敏感的人哪，难道你用人类心灵的每一个细微的颤动来遏制自己的“金蔷薇”，就是为了贡献给爱的祭坛上那无果的花！

第二天黄昏，汉斯·安徒生到瑰乔莉古老的家宅里来，不是为了向生活要求爱情，要求自己的幸福，虽然这是这样一种时机，这时无论想象是怎样有力和灿烂，也该让位给现实。

不，他是来告别的，是来向爱神乞求解脱的。因为，这个写了一生童话，却在自己的生活中惧怕童话，连一段过眼烟云的爱情都没有力量和勇气来承受的“可怜的丹麦王子”，心上背负着“沉重的十字架”。

啊，朋友，我的心收缩得太紧，请暂时别碰这“沉重的十字架”吧！

但是，我仍然紧张而惴惴不安！，是不是在这个无意识的偶